

做个内心敞亮的人

■寒朴

人生天地间,若白驹过隙,人们一路奔波忙碌大都是为了抵达。在这个世界上,有阳光,就必定有乌云;有晴天,也必定有风雨。阳光总在风雨后,我们所经历的挫折、磨难、失败,往往是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,相信你会发现穿过乌云的阳光更加绚丽。

而今年过花甲的我,开始放慢脚步,回首过往,父母“做个内心敞亮人”的叮咛声回响在耳边。此刻,心灵深处不由得升腾起一种感悟:人生之路,没有永远的沉沦,也没有永远的希望。人的心态,是决定人命运的舵手。心态,是做人最大的本钱。拥有一个好心态,才是人生真正的赢家;心态不好,我们或许永远是个弱者。

沉沉浮浮是人生,起起落落是生活。想来,恩怨是非也是一种云淡风轻的历练。去留本无意,心静即是禅。看开了,想通了,花开花落,都是风景;人来人往,皆是过客。淡定豁达,才会释然,内心敞亮,才会踏实。

一转眼,我辈从童年到青年,从青年到中年,再从中年步入老年。每一次挫折,都是一次成长;每一次打击,都是一次成熟;每一次考验,都是一份收获;每一次失败,都是一笔财富。而每一次蜕变与跨越,尤须逼自己一把,逼自己去经历,克服生活的沮丧和失落,学会约束自己、战胜自己,把握人生。

殊不知,每一个成功的背后,都有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寂寞与苦楚。每一个微笑的背后,可能都会隐藏着悄悄擦去的眼泪;每一份努力的背后,都是默默的付出与坚持;每一份坚强的背后,都是别人读不懂的辛酸,但生活却常常不允许我们有半分示弱。

人生感悟



人活着,要从自己做起,从现在做起,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,发自己的光就好,谁也不要试图去吹灭别人的灯。不搅扰别人的宁静,不伤害别人的自尊,是一种起码的慈悲与善良。

生活的快乐,在于追求向上、向善、向美。生活着就要有所追求,有追求才会有动力,有动力才会有热情;有追求才会有目标,有目标才会有努力,有努力才会感到充实。知足不贪,才会活得逍遥自在,懂得知足,才能感到幸福快乐。

快乐其实很简单。有人说,快乐是春天的鲜花遍地,夏天的绿荫蝉鸣,秋天的硕果累累,冬天的漫天飞雪。细想,快乐就在我们身边。一个会心会意的微笑,一个寓意深刻的握手,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,就是一种快乐无比的事情。

生活平淡安稳,便是温暖幸福。时光的深处,总有那么一个人,温暖了一段岁月。尘世间,遇见就是生命中最好的风景,不论曾经,不论将来,只愿深深藏起一段美好的时光。静好时光,会是千帆过尽的醒悟;是岁月沉淀后的平静。一句懂得,是心灵最贴近的呼唤。

大千世界,红尘滚滚。用心想来,为人高调者,往往妄自尊大,目空一切,飞扬跋扈;为人低调者,多是谦虚谨慎,宽厚容人,心态平和。从某种意义上说来,做个内心敞亮的人,是一种品格,一种修养,一种光明磊落、言语真切、处事实在本真做人。

我特别欣赏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先生对文化的解析:“植根于内心的修养,无需提醒的自觉,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,为别人着想的善良。”四季最美,不一定是草长莺飞时;人生得意,不一定是踏马采花处。时间顺流而下,生活逆水行舟,做一个内心敞亮的人,有自己的星辰大海,自然也看到到别人的风景。以感恩之心看待人生,人生无处不是春光明媚,每天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

乡村记事

压水井

■崔治营

初识压水井,我感到它太神奇了。那眼压水井在老荣军四大爷的院子里。它个头儿很矮,一个圆柱形的肚子,肚子一侧斜探着尺把长的象鼻子一样的铁管。一根弯脖的铁把儿抵在地上,从远处看,就像一只蹲着的小狗。当时,四大娘正要洗衣服,她把大洗衣盆搁在象鼻管下,弯腰抬起铁把儿,轻轻一压,象鼻管儿里就哗哗地流出一柱水来。她再抬起铁把儿,压下去,象鼻管儿里又跑出一股清水。

四大娘就这么一抬一压,一抬一压,约摸十五六次,象鼻管儿就吐出了大半盆清可见底的水。待四大娘把一大堆衣服洗完了一遍,倒掉了脏水,又把大洗衣盆放在象鼻管儿下时,我按捺不住好奇,抢过去替四大娘压水。不成想,压水井对我却不那么恭顺,我向上抬把儿的时候,一股水柱“噌”的一下从皮塞下蹿出来,蹦起老高,溅了我一身一脸。四大娘见状,嗔怪我说:“哎呦,你抬那么大劲干什么?”我吐吐舌头,学着四大娘刚才的样子,轻轻一压下去,又轻轻抬起来,压水井果然听话了,象鼻管儿里源源不断地流出水来。

回家后,我磨着父亲,非让他也在院子里打一眼。父亲拗不过我,只得照办。打压水井需要备料、打井、洗井好几个环节。备料倒不费劲。父亲揣上钱包,套上马车,到县城土产门市买回了铁井管、压井头、铁井把、皮塞和皮垫。

真正费劲的是打井和洗井。父亲买的铁井管有8米长。要将这么长的铁井管戳到地下去,没几个壮小伙子可不行,父亲先找来一根半米长拇指粗的钢丝绳、两根木头杠子,又喊来左邻右舍来帮忙。

几个大小伙子都很兴奋,摩拳擦掌,跃跃欲试。父亲选好打井的位置,将一桶水和一个舀子交给我说:“你负责往坑里舀水,舀水要看准火候,坑里没水了,赶紧来两舀子。”

父亲将井管竖起来,锥头戳在挖好的浅坑里,另一头就抵上了旁边的榆树梢。父亲让大哥、二哥扶着井管,他和三哥用钢丝绳把两根木杠和井管驳牢,然后两人一手一根杠子头,夹紧井管,父亲喊声“起”,井管一下子被抬起半米,紧接着二人一起发力,往下戳管,锥头“噗味”一下下去多半米。

我不失时机地往浅坑里舀上水。父亲和三哥一次又一次将井管抬升,再戳下去。管子不用人扶了,他们四人喊着号子将井管抬起,戳下,抬起,戳下……

戳下了铁井管,接下来就是装上压井头洗井。

洗井是个耐力活儿,急不得,更停不得。若停下3分钟不压,井管里的泥沙沉淀下来,任你再怎么压,也压不出水来了。只能将压井头卸下,再提出井管,不断敲打,才能将那一管子泥沙敲尽。

有了压水井,吃水用水可方便多了。只是冬天的时候要准备一个钩子,夜晚不用水了,强行钩起皮塞下的皮垫,让水漏下去。不然的话,一夜寒风把井里的水冻成冰坨,就麻烦了。

现在,虽然压水井被自来水取代了,但历史的长河中永远有属于它们的一页。

“花兜兜”

■沈培南

在野草、野菜族群中,我始终把它当作菜来看。它的样子实在算不上美,一直匍匐在地上,暗红的茎纤细得如人的毛细血管,上面椭圆的小叶子绿中参杂着红意。在葳蕤的野草中、烂漫的野花中,谁也不会注意它的存在。然而,我对它却念念不忘。

我对野菜、野草的知识多源于小时候打草的经历。我们总是打破砂锅问到底,从母亲那里问出这些野草、野菜的名字。再在洼里薅摸野草、野菜的时候,目标好像就明确多了。刺儿菜、嘟噜酸、节节草、



狗尾巴草……这些名字都是母亲告诉我们的,我们也觉得这些名字起得很有道理。

唯独这种菜,母亲说它叫“花兜兜”,我始终以为母亲其实也不知道它的名字,只是敷衍我们。那时候寻不到相关书籍去查证,也没有网络搜索。所以,“花兜兜”一直是我对它的称呼,直到这一天它又以别样的姿态进入我的视野。

小学的课本里有篇文章叫《植物妈妈有办法》,讲了几种植物传播种子的方法。然而,我实在想不出“花兜兜”的妈妈用的什么办法,一下子让它的孩子们都跑到我们家的院子里来。去年秋天,我家院子里竟然出现了密密层层“花兜兜”。

我第一个动作不是找镰刀、锄头去清除野菜,而是拿出手机拍照,查找它的名字。我太想知道它的名字,这些年心里一直放不下。

不知这次它是不是特意地来会我,我也终究知道了它的真名——地锦草。

地锦草,多么响亮恰切的名字。看看满院子葳蕤生辉的地锦草,叶片连着叶片,密密匝匝的,被暗红的细茎缀连在一起,真如锦缎呢。这情景一扫过去它在我心里单眉细眼的样子,也让我对它更加钟爱。

生活手记

花开诗旅

田野随想

■宋平

雪早已装进太阳疾驰的马车
雨水,还不来吗

风,从对面吹过
花蕾有了松软的彼岸
枝头浅浅的春色
已藏不住绿意

阳光那么明亮
有了季节该有的温暖
偌大虚无的天空
鸟鸣,正在酝酿一声惊雷
站在田野,等一场
盛大的绽放

【陌上花开】

一条田埂,我们硬是走了半天。春天的风景,怎么都看不够。临到转弯处,还发现了几丛蒲公英,开着黄色的花。孩子非常期待,说过段时间就可以吹蒲公英结出的种子了。一家人走在春天里,恣意地欣赏着春天的美景,陌生花开,迟迟不肯回家。

——赵自力

【临窗听雨】

三月雨声细,雨才下时是轻轻柔柔的,落在窗子上几乎悄无声息。偶然一两声大了点,人们才注意到下雨了,赶忙去瞧,这会儿它又羞得更没声息了。我打开窗子,凑近了去听,似乎听见它低声吟诵春天的碎语。

——张迪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走进春天】

春天轻快地来了,濯了把脸,披一身薄衣,穿一双风做的跑鞋。她细言细语,在大地上溜达开了。它羞湿地、悄悄地、若隐若现地从天边来、从山中来,顺路走到原野、走向堤坝、走入水湾、走上村边小路,去传递春天的魔力和物象。

——董国宾